





滄水文集卷之十八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祭文

宣宗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經正四溟汨行斷鰲  
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祗  
席之上皇經弛而復振亟復危而復安魏之蕩蕩無得  
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群下之所測知雖然  
亭毒之功截於宬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  
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蠖獲



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  
所為揚宏休揭偉績以搗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  
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所行之  
迹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乃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  
也帝皇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  
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  
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  
經惟天弗畀矜圖厥政不蠲烝自啟兵端職為亂階外  
阻內訌我中土弗用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  
帝奮乾之經劫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

之約曰予寧忍耻不忍人戰死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  
於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  
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  
節之墓拔將帥於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於分省以鎮遼  
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  
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  
在收人心矣所為懷攘之道甚脩躬親政事總攬樞經  
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闕館集賢採公望聘名  
士虛己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  
群祀以永民福慮因徒省冤恤孤獨振貧窮宮室



苑囿無所增益豫遊燕賞一切停罷所為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為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嚮音應中興之功日月可異方將動大輅還舊都復園陵獻裸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褻紫微禍纏霄極憑玉極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為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謚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僉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特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乃自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

紹庭上下重光莫詎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旁神知化脩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脩物孝之全也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顯匪謚匪號後嗣何覩今大行皇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寧德



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  
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律琯  
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一  
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官血出以如失萬姓風號而靡  
訴嗟何幸兮考喪差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  
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  
宸而成非上宰在司群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  
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冊其詞曰大金受命傳休累  
聖薄海內外罔不稟令大安失御不蠲厥政胡馬南牧  
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宗神孫

睿謀經遠深畧締文聰明齊聖慈和勤儉欽若帝則  
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神升秩元  
祀體貌大臣賓禮名士輒寡惠鮮寬滯申理從善如  
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罰從末減賞惟慶  
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閑徼至於赦赤  
子之弄兵誅師干之失律思不間於踈遠罰不阿于親戚  
降虜效順以華心息夷畏服而獻馘堂上之兵不殺目中  
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  
坤于嗟昊天不吊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  
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於金滕命忽宣



於玉几嗚呼哀哉祀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  
綃幕蹇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  
雷兮九泉咽嗚呼哀哉龍輜徐動霓旌前引柳雲漸遙  
薤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臯之平衍烏號斷兮湖成  
白雲悠兮帝鄉遠逝馳道而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呼  
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秋兮萬代永閔兮震  
顏截衣冠於天下遺聲烈於人間去復去兮九疑黯來不  
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斷蠻夷  
震驚絕祖武兮孝文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  
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漸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

鴻休於罔極嗚乎哀哉

明惠皇后謚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  
有休承天之順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光  
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  
商之發其祥思齊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臨：乎不可尚  
已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詠於詩丕彰對天之  
洪休揚勵無前之偉烈此右母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  
之誠入焉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  
麓興祥玉梳兆夢金芝呈瑞文定厥祥天立既配：



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媿德周姜輔佐先皇勞  
勤夙夜自家初國叶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  
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靡  
尊元光末命脫躡萬方祗奉陵寢崇祀齋莊左右聖皇  
益茂徽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  
積勤憂而不豫感哀榮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  
懽費母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帛銀海器  
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遂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  
示儀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  
曠代而無隣臣等以謂考謚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

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

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於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  
於是諏禮官暨群正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  
見于幾微之會默福舍生游神於長樂之宮先識長利  
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於其身  
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思能及下曰  
惠如式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  
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謚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



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遷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惟我大行慈聖皇太后来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志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惟冲人嗣無彊大曆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勅降此大喪創巨痛殷玆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閔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勤勞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頽黎民曰念哉征戍勞

止沆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瘡其子凡諸疾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罔極之勤哉深詔禮官詳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懷冲之德載宮並耀黃道階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彊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毅曰愛舉上儀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受典冊垂裕無窮嗚乎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益云遠士喪真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平叔今  
之古<sub>古</sub>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劉忠賜義胆暫  
為御史龍鱗輒犯既丞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  
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事嫂如兄貞不絕俗  
廉不近名世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  
壽不二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宅孰知平叔蒙莊  
摩詰舉世不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  
天下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蹟易  
地皆然人無異議我初卧疾以死諉公為憮然則齊

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計已決謂言六  
秩乞身退閑暮月不待龍髯遂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  
其間百年孰為天壽惟有令名千古不磨嗚乎平叔今  
不復得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  
水之精英胄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  
瞻兮又重之以修能飛叢矢于指端兮匪絃月而彗星  
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擊霆突沙陀之重圍兮  
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元



我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啟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縣橋  
以先登偶流矢之中穎兮氣猶勵而奮征寒日薄于虞  
淵兮黯流星之墜營旦釋圍以赴滁兮摧吾萬里  
之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  
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  
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艰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  
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刀匣虎  
韋催兮生死決風蕭兮霧冥烈士投淚兮悲泉  
咽嗚呼哀哉生何為兮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不  
識兮死謀之謀國傷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纏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  
殫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  
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胆大貴臣失律  
願行莊賞之誅逆賊弑君乞致陳恒之討憤京師之寡  
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鴟張之勢  
矢貫膂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回之危駕待  
以義勇達於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軍萬死誓救  
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之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歿四海共  
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生



宿對之寃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覺以致淪亡弗伏  
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寅靈科莫消黑  
簿之殲魂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還慨莫予追有人  
於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  
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訕言詞終日  
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  
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飢我父我  
子爾師爾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白暨老且

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來見師滄湄環堵蕭然黃  
冠白髮貞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  
尚存喜見睫眉摯置河南館之宮祠謂守丹灶莫如子  
宜命也如何一病莫之<sub>支</sub>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歿  
僵坐移時頭頂尚煖超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先  
生夢幻真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享復銘其  
墓曰

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默養內者德養外  
者賊至於體忽而天頂煖而濡以形之心惟德之符

祭劉雲卿符文



嗚呼雲鄉而至斯耶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於斯  
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之處耶  
既昇之才而不昇之壽何侈於彼而獨斲于此耶嗚呼  
哀哉如君之才無遠不宜小試所長英不羈暫為御  
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謫不辭既已居陳心和且夷  
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文臂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  
刀割鷄政聲籍甚草木皆知召還北苑棄我遺黎父  
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祠鄉遺愛葉邑立  
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為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  
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遠來

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孤  
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  
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為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  
君雖往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尚或似之君為不死  
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尚享



滄水文集卷之十九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書啟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啟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道論  
 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遜林藪脫屣世榮窺究大易  
 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  
 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嘿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  
 往或濡迹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探採餌木岩岫固其  
 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縣而不



解其自為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繆  
膺重任四郊多壘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  
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  
上明發不寐軫念元<sub>二</sub>屈己下賢尊師重道嘆先生之  
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穎  
陽之節不過是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  
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  
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未謝安東山為蒼  
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  
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

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時乎<sub>標</sub>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  
來審定大計轉危為安然後披蕙幌拂雲扃未為  
晚耳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時  
宜善加調護康健履福<sub>不宣</sub>某謹宣再拜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况如三歲何得  
來音具悉動靜為慰可<sub>量</sub>所寄襍詩疾讀數過擊  
節屢嘆足下天才英逸不做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  
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  
成浮沈况勤厚如此<sub>過</sub>過望點化儻非其人筆拙思荒



自濡甚涸况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  
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于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  
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侶者若陶淵明  
謝靈運常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一偏江淹  
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峻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  
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為  
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人之深文浩溢而為詩  
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於理樂天理勝於詩東坡  
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為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  
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

矣所謂近風雅豈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  
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  
至於李杜以為未足是画至於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為怪  
且愚也甚矣其於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  
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言如彈琴不師譜  
稱物不師衡工匠不師繩墨獨自師心雖終身無成可  
也故為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楊雄  
韓愈為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  
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  
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



于寧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  
子云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  
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厚之餘也豈處  
汗漫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為快哉然此詩人造語  
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於詩文之意當以輔教化  
為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  
遷楊子云韓愈歐陽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吾師之太白  
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辭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  
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衰雖故力  
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於藏

備 備

備 備

文也

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於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足  
之僕尚何言然藏鋒書之一體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  
法書豈是率意而為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  
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足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  
學也若市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飛動而不能  
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五十八草書似鶯哥嬌數  
日相見曰此書何如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無乃近似之乎  
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痲腫得免秦吉了  
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  
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爨誰料寒士飢



天既玉山禾不救我馬積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  
振矜魚虫風雲誰復話著蔡不圖履豨哀屠龍挾  
牋擲筮坐書空伊優堂上醉歌鐘乃知造化戲兒童  
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龜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舡東  
五經不掃途轍穿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空砥以石  
坐掃鵝鶴搖天雄岩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  
黃老林人烟墨突樵徑雲深造物開岩地岩帳開劍  
壁苔花張古錦霜苦老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泉  
涌石馬蹄忌硯确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  
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塵迹披雲出山椒白

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  
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非所  
望于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  
時有泉音耳君詩無乃間有泉音乎向者屏山嘗  
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  
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  
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為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  
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荅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濶致稽裁布



人至辱長書累幅意既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  
舊疾差減否甚懸也聞御榜到曰足下與李濟之  
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  
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群口磬爭為毀訾  
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滿心曠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  
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  
成敗論事者哉僕少時應舉被黜戚若若不復堪處  
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者何其  
妄也足下又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鷲得鳩種稷得稗之  
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

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  
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  
不知此大抵一時才人多恃一時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佛謂  
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吾輩  
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况未至是耶足下所  
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  
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  
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  
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緝縱聲律為學  
趨時軋沒為賢留心於韓歐者儿人僕固不當洗垢求



瑕若孔子與子貢顏淵問荅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  
顏不尔耳也曰論聖賢之分偶盡之至為所謂為忠誠  
為謹廉為放逸為耿 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  
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  
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若莊生然後為得也談道吾  
敬常先生王賢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  
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  
知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  
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於釋老二家勿謂秦無  
人聞頗喜禱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益成

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  
為此喋喋也期有以告教我地方屬新秋善加調攝  
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夫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欲治寒則必  
以熱藥欲治熱則必以寒藥二者則不可以偏廢往時  
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  
劉守真者號精于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  
于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效而昧者用之  
至於殺人者多矣如太醫張子和其人者其術亦有足



多者子和嘗以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  
古人蒸慰之法以起人瘧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為喜用  
涼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書醫說以  
遺之

滄水文集卷之二十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題跋

跋東坡回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生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  
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補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  
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  
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似屹然負負顛巨鰲之欲前軒然飛  
動大鵬之孤蹇狼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  
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懍然如見其叱希烈而



澹水齋集卷之二十一  
請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麤鏗鏗錡錡儼然如見  
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  
山雲烟此猶可畧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  
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  
此齋廊為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  
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于此而形之  
于彼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与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  
如枯松之卧澗壑截然如快劍之斫蚊鬣奮然如龍

虬之起陸矯然如鷗窠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  
其雄且壯也峯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痛  
快也千石之鐘萬石之鏗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  
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鐘王之清潤歐  
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於雄入九軍  
氣凌百代而于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改故其書得筆  
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  
鞞刺入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象



藤虫食木巨石根老枿秃恢譎詭怪千態萬狀然  
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  
暮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披進  
乎此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  
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  
其後人主幼冲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  
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嫉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  
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

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  
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  
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除君側之惡  
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有可以寓其智巧則亦  
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奸雄有  
所不為是以小人嘗勝君子嘗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  
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  
亦自况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荆  
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寧子  
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



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几少安其子孫亦安能  
為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窟  
斥畧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忠愈  
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與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於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  
笑曰子能體壺之虚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虚  
心之說試為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  
毫於胸中非虚也忘己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  
俗之所謂虚耳若夫虚為有待致虚極則絕其待靜

為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虚之至也然虚心有道惟  
誠能虚不誠則為索隱為矯激至於吾道則又不  
然惟誠能虚能盈能動能靜虚而不誠則餒盈而  
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  
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可以見吾之言矣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于名  
爵庶人則惑於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於股掌之上恬  
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錮与物隔絕知  
己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鳥喙者以



其殺人甚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  
為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而議獄知其冤濫則  
曲意為之向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為之相去  
一間耳比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  
顏藏其先大夫為司直曰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  
岳死之龜興哀于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  
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  
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

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  
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術稅不及什一  
兩稅之外一無橫歛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  
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  
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  
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  
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為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傳稱管仲之世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  
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為  
何如哉書此以勵夫為善者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暗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於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此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侄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蘓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距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况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白頭瘤目反妍其虫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虫蝕鳥篆山崩川抵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懷器以古而見貴鬢以鬢而增奇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穎澹書如仲長子先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古之遺直撫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特二峯旁逸秀色無可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海南之



謫耶此亦良可悲耳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蕪蕪畫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蕪蕪子翁伯仲間非但不媿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章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庶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為萬世寶東坡奏稿以薄田租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此二帖以儆世貪饕食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千駟者亦可悲也夫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為御史劄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史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劾之力撼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辨



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為奸邪何也切  
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  
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高自聖賢而無近思篤  
行之實視其貌恂悅而不可親听其言汪洋而不可窮  
叩其中杼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學信有得矣失  
之好異法華以白蓮為喻公獨曰優鉢曇花也又自以  
為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  
其意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為奸党  
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溫公為奸  
黨以歐蘓為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蔽也

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庶几脚踐實地無躡  
等虛浮之咎矣

題田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  
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  
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其才大夫  
顧以小辭自意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  
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



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為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  
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  
神女之事豈淫荒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  
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  
鬼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南征得之觀其群峰秀拔  
雲煙葱蔚意必有神主之裝讀如此毋乃汗靈尊乎  
乃作此說以為之辨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弟之性予亦謂柳僕射  
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視中虱乎

跋山谷草聖

文章不蹈龍衣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  
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  
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嵇康養生論後

稽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  
晉之變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壻鍾會嫉司馬昭以卧  
龍比之此豈招弒送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之  
不能為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啣之  
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為才多



而識寡唯乎免於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  
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即死於董卓又舉死  
於魏武司空圖以僅疾免楊子雲幾至尊身亦時之不幸  
也如公重名安所道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為不沒如會  
勸司馬昭極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  
若守犬彘耳死與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若神  
人然為不死矣尚何嘗云故備論之書之工拙亦何足  
云之與有

題南麓書後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  
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  
一季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若有學南麓  
書者當以吾言參之

題黃山書後

余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  
未必為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  
詩人氣象涪翁圓熟若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溪  
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  
有知之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是未可以江南之詩一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岩歌

歌云西岩逸人以天為衢兮地為席茵青山為家兮流水為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澗世間清境端為吾輩設吾徒豈為禮法繩少文援琴衆山响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蒸如何水前山後

六月赤脚踏層水

南山翁子伯深西岩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盖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兮文何用人不知之味

更真尤可諷味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為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此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之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



眼南心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  
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方欵  
遠承靈竇扶樹雲門一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云門臨  
濟二派大師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云門兒孫不以為  
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覬  
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割眼漢乃能立地成佛  
非兒女曹咬猪狗脚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  
章遠甚至於他日臨行一着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後  
辛卯可知止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閑之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款

示人其身後可刻之石觀其所言原無所謂避忌也  
至論禪亦深有所得也矣豈以元章自况歟公以辛  
卯後之一歲壬辰年五月十有二日病沒云今此帖  
賣在河朔人家



采

附錄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

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

趙公墓誌銘并引

元好問

由濟南

唐文三變至於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而為

國朝文之發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辭賦有經解柳穆

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

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于宣政之季矣

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

季又下哀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



為也國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  
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  
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于經  
為通儒又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  
於大學大丞相之家學接見于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  
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  
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丞相世傑王內翰子端周  
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  
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汨于利祿不溺于  
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

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而老怡然渙然死而後已者唯  
我閑公一人公諱秉之字周臣閑其自號也世為  
磁州滏陽人祖雋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  
天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  
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  
預鄉賦弱冠登大定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  
塞主簿以課最遷郎鄣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  
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  
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真可大用又言刑獄  
征伐國之大政自古天臣未有以為不可而君獨以為可而



可行者坐訊訕免未几起為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  
京路轉運司吏度判官永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  
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由人君用人  
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  
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  
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  
紹王大興初北兵入塞勢頗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  
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  
雨器械弛敗人且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  
一軍深入搗其虛則山西之圍自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

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是秋宣德帥以敗聞十月  
出為寧遠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刑盜賊無  
大小皆梏殺之間赦將至先梏賊乃拜赦而盜賊愈煩  
公為政每從寬厚耻以榜掠立威不旬月盜賊屏息終  
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為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  
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  
之再三乃得去入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兼提點  
司天臺太常少卿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  
際且謂歲八月當有更王之變特駙馬都尉南平父子  
當國怒公以為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



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單駕幸山東為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雖兵入可阻以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便秦罷諸侯而郡之無外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截弓矢是也隳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

在平昔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瑄曰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



衰時命公以禪語為歌詩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拜起為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公又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為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勤儉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身乞身以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意詞情俱盡城下之後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持公

已老日以特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  
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  
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  
春秋七十有四終于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  
及大夫士相弔問閭細民亦知有殄瘁之歎越二日權  
殯開陽門外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  
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  
後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  
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防禦推官  
高可久次嫁衛州行六部郎中石玠次嫁汝州防禦推



官尚書省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  
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楊子發  
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什  
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  
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得其旨歸嘗著論  
旨為害於世者特其教耳其徒亦樂從公遊公嘗為  
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十百篇晚年錄生平  
詩文凡涉於一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  
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  
筆勢縱放不守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呂近休為

之至五言古詩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簡淡似陶  
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及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  
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者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  
人多問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綴不  
行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  
士來徵銘目得考公出處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  
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  
身為大儒係道之重輕然且有壘南張李魯蕪諸  
人輔翌之而後私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  
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



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生  
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  
絕業行世俗所皆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童字  
畫在公為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  
其道欽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玄故輕  
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為所稱道其傳後世無疑譚  
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待也乎銘之曰

道統中絕 力任樞御 一判藩籬 倒置冠履  
公起河朔 天以經付 挺身頽波 為世砥柱  
優柔而求 履飲而起 春風舞雩 如望趨步

心與理叶 默以言寓 發道大全 初莫我助  
大夜而旦 大夢而寤 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  
致知力行 開物成務 在德為柄 在治為具  
吾道非耶 而以文遇 足已無待 恃義不惧  
憂國愛君 華首弥固 截書名山 京師其布  
後禮樂興 當表公墓



予所有滙水集仍於朱竹坡前紫溪借汲  
古毛氏本對勘二本至大彙同獨此本  
間有多一二句者意此本乃閩之公之舊朱  
氏本則後人病其凡冗而頗加刪削然間  
有失其本意更不如

乾隆丙午夏日從飲馬橋蔣氏假得何義門  
先生校正本對勘一過何跋已不全敬錄  
於後以志校本之所自得云

香巖居士周錫瓚啟





